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神会马克思

——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

张一兵 蒙木桂◎著

■ 主编 杨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基金项目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DANGDAI MAKESI ZHUYI ZHEXUE YANJIU WENKU ■ 主编 杨耕

神会马克思

——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

张一兵 蒙木桂◎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张一兵，蒙木桂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ISBN 7-300-04971-0/B·317

I. 神…

II. ①张… ②蒙…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5268 号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主编 杨 耕

神会马克思

——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

张一兵 蒙木桂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开 本 965×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8 插页 1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6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些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马克思哲学产生于19世纪，它适应了那个时代，同时又超越了那个特定的时代。一种仅仅适应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中一些重要理论的内在价值凸现出来，同时又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当代意义透显出来了，当代哲学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哲学。福柯认为，在现时，研究历史

要想超越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是不可能的。詹姆逊指出，马克思哲学“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它提供了一种“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德里达断言：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

福柯、詹姆逊、德里达对马克思哲学的评价是真诚而公正的。在当代，无论是用实证主义、结构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还是用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解构主义乃至现代新儒学来对抗马克思哲学，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在我看来，这种对抗犹如当年的庞贝城与维苏威火山岩浆的对抗。马克思哲学的确是当代“惟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仍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马克思哲学研究越来越趋于“冷寂”以至衰落。这种观点看到了某种合理的事实，但又把这种合理的事实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同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全民学哲学”的“盛况”相比，目前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确显得较为冷清，许多人对马克思哲学持一种冷漠、疏远的态度。但是，我不能不指出，改革开放前的哲学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是一种受功利主义支配和领导人好恶引导的假性繁荣，其中不乏对马克思哲学肤浅甚至庸俗以及急功近利的运用。而目前所谓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冷寂”，实际上是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一种深刻反思，是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一种学术回归。具体地说，哲学界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反思，以及通过对哲学的重新定位完成了这种学术回归。在我看来，正是这三个“批判反思”以及“重新定位”促使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走向成熟。换言之，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冷寂”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研究在中国的衰落，相反，它预示着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成熟。

实际上，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不能相融。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中产生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马克思正在向我们走来，离我们不是越来越远，

而是越来越近了。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是从人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个性过渡的时代，真正理解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极端重要性，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真实含义……一句话，马克思哲学仍具有“令人震撼的空间感”。同时，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又是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的，可谓史无前例，它必然引发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哲学问题，必然为我们重读、重估马克思哲学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思维空间。

正因为如此，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主持编写了这套“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首批列入这套文库的有12部著作，即孙正聿教授的《解放的哲学——马克思哲学观的当代阐释》，王南葡教授等的《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杨耕教授的《与马克思相遇——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张一兵教授等的《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吴晓明教授的《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及其末路——马克思本体论的当代阐释》，张曙光教授的《现代性与人的命运——马克思生存论的当代阐释》，欧阳康教授等的《在思想激荡与现实变革之间——马克思实践论的当代阐释》，俞吾金教授的《权力诠释学——马克思解释理论的当代阐释》，贺来教授的《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阐释》，丰子义教授的《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陈学明教授的《坚定地出场——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功能》，衣俊卿教授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

从这些著作的作者来看，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他们基本上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个“解冻”的年代走进大学校园，而后又取得博士学位，被评为教授。他们基本上都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而他们的学术生涯又是同改革开放的历程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是

同步进行的。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这些作者对社会、人生以及马克思哲学有了独特而深刻的体认。实际上，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它们分别涉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生存论、实践论、认识论等，显示出不同的理论内容和理论视角，犹如一曲由不同和弦构成的交响。我不能说这些著作已达高屋建瓴，但它们也绝不是浅滩上的漫步。相反，这些著作是作者们20年来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他们哲学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纪录。这里，作者们力图“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这使我不禁想起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

我并不认为这些著作完全恢复了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这些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因为我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这些著作受到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哲学修养以及价值观念的制约。而且从时间上看，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所以，我并不否认这套文库存在着缺陷、成见或错误。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将不断追求完善，但我们永远达不到完善。“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马克思语）

杨耕

2004年4月30日于北京

序

世界变化得太快。在还是蒙学的年龄里，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少年就接触了马克思的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字眼。直到上了大学，他们又在公共课堂里接受了并无多少深度差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那种同一性概念体系的教化。马克思，这位曾剧烈地改变19世纪~20世纪的世界历史的思想家，一度像神祇一样被供奉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在如火如荼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绝世风华里，在东欧和苏联和平演变的历史残烬里，在惊奇与疑惑中，像阅读唐代传奇一样阅读着这个太平盛世的惟一传奇：马克思主义。

然而传奇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米

兰·昆德拉式的矫情，甚或只是乔治·奥威尔式的惟妙惟肖。穿越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问题只有一个：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虽然如今的国人已经在阔步走进马克思的批判性的证伪视域——**市场的逻辑**，但是反省物化之思的旨趣又因现代性的物化现实本身的附着魔力和其他生活上的“一地鸡毛”而日渐褪去。批判的姿态因其无知所以无力。对于我们来说，在这块正在世俗化的土地上，能有一点时间从容地思考关于马克思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问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每走一步，我们其实都是战战兢兢的，毕竟了解马克思越多，原先所受的通识教化被砸碎得就越多，而心中的惶惑也就越深。

马克思曾经是一位激情十足的自由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者。1844年，虽然已经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面对古典经济学冰冷的理性逻辑，可他还是基于激愤的价值悬设（本真的劳动），用再华丽不过的语言来诗意地控诉布尔乔亚的异化现实世界（这种控诉直达一个世纪之后的新人本主义激进话语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救赎论）。尔后，他发现人本主义哲学逻辑根本无法撼动强大的现实世界，便转向了对现实社会历史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努力去挖掘出布尔乔亚社会的真实本质——资本关系，从而确认了这种今天横行天下的**资本主义制度**。

这是一段艰苦而卓绝的路程。在物质生活上，这是一个赤贫的流亡生涯，马克思的孩子多有病饿夭折，全家每天面临被逐出家门的威胁。那个时代中最悲伤的动人故事莫过于：**恩格斯捏着鼻子做资本家剥削工人以养活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来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背弃的出身——整个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对他们的惩罚。在精神生活上，马克思的研究越深入，他所面临的困扰也就越多，其间尤以黑格尔和李嘉图为最。他对劳苦大众的解放的热忱就像他对论敌的无情批判一样持久而坚韧。尽管时空的相隔使得人们很难再从马克思置身于其中的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出发来体悟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剥削的本质，但正如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是附粘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一天，马克思的批判就幽灵般地伴随一天。更何况，历史的真相不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话语来界定和披露它，而在于它本身的内在

规定和自律的形式。

对于我们来说，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语境中来体悟他的哲学精神是一条崭新的道路，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被太多的历史诠释所包围，而这种诠释无论在**地方性**上还是在**时间性**上都是如此的广袤而深邃，可是却鲜有能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准确入门的，这种情况在国内更是凤毛麟角。更主要的还因为，我们的脚下是一片历经沧桑的文明土地，这种古老的东方文明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所踏出的另一种文明纠缠在一起，在今天构筑了一种特殊的生存环境，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看上去离马克思的文本上的预设和解放理想越来越远，而实质上却不幸成为了马克思的理论分析，尤其是对资本生产的入木三分的分析所布展开来的时代意蕴和批判内指。至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很好的著作能够将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深刻关联通俗易懂地书写出来。我们以为，如何去理解马克思，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尽管人们会说，马克思的一些不肖子孙把他的理论批判的光芒销蚀殆尽，甚至变成了一块教条主义的石化硬壳，但这仅仅是无批判地对待马克思学说的历史阐释效果的结果，而与马克思本身的精神内核并无本质关联，因为它离马克思的“本真”历史语境还相去甚远。

在这样一个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这些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业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哲学智慧上还是在学术良心上，似乎真有些一日不如一日了。较之于西方保守主义而在中国反转为激进派的布尔乔亚自由主义的斗士们，话语之懦弱，言说之苍白，我们真的只剩下惭愧。一句话，我们尚需要努力。

《神会马克思》便是如许的一种矛盾的心情的产物：我们又何德何能，把一种极其崇高的事业自诩为与马克思的神交。然而我们只有请求读者原谅。身处物性市场中的人们也许用一句“哲学有什么用”就能很容易地把这种诗意的光热浇冷，但这句话说完之后人们还剩下什么呢？更何况，我们在这里既无意于为马克思树立雕像，也无意于让读者不假思索地将本书文字全盘吞下。假以时日，读者也许有一天会明白我们的苦心，那就

是，哲学不过是一门争取自由的学问，而马克思则是帮助我们走向这种解放的一扇敞开的大门和一条可能的路径。仅此而已。这也是我们这些黑眼睛黄皮肤的马克思主义者留给明天即将成为历史的那个世纪的别言。

张一兵 蒙木桂

2000年12月31日

于南京大学

卷首语

不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为那种在想像中被盖棺定论的无声客体。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同自身完全吻合。对一个人不能使用恒等式： A 等于 A 。

——巴赫金

写在前面的话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真正的理论从来都是批判现实的。对现实的无批判的理论与无理论批判的现实一样都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如果说现在还有一种理论，其批判性的光芒从它诞生之初到今天仍然熠熠生辉，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理论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阿里夫·德里克说，人们现在还能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东西，这是令人震惊的。然而我们要说，更令人震惊的是，有许多人，尤其是经受过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化的人们，已经以为从马克思那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即使承认马克思话语的历史价值，现在最重要的也是让马克思成为“我们同时代的人”。这种无根的自信让我们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

研究者不得不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马克思到底离我们有多远？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离马克思到底有多近？

在过去的年代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种做法：把哲学与政治互相同等。这既窒息了哲学的生命力，把哲学庸俗化，又给政治带来不好的名声——这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王”的一种粗俗的翻版。不得不说，我们曾经在课堂里所接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式的通识教化正是这种现象的特定历史产物。无可否认，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且正统的诠释体系，作为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统摄物和一种普及性的读物功不可没，但它无意识地把马克思写成了一杯白开水，充其量也就间间接指涉了那个时代的性质。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一种诠释体系及其教科书毕竟不能再作为我们这里思考的出发点。对于那些只能从教科书那里来了解马克思的读者（激愤的拥护者与同样偏执的反对者）来说，他们所接受的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们（包括教科书的编者）自以为是的马克思的东西。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剔除和悬置历史前见，“回到事物本身”，即回到马克思，以还给读者一个比较真实的马克思。

（一）一生何求：马克思的人生之路

我们曾经说过：“马克思，这位开创了人类最崇高事业并为之献出了一生的伟人，并不像我们传统意识中所神化的那样，似乎他代表着某种不变的真理，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我们督导言行的法宝。看起来，这好像是把马克思捧到了至尊无上的地位，而实际上这却是在背离马克思，背离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其实，我们要说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与我们一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着自己火热的青春，有着常人都经历过的成长过程。他的思想也是如此。”^① 这是一种历史的语境。也是我们阅读马克思的第一个重要入口。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

^①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24～2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国特利尔的一个律师家庭，1883年3月14日逝于伦敦，葬在海德堡公园。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命运多舛，却从不气馁。这种强劲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正是他的理论人格的魅力所在。用一句话描述他的一生，一定要写：“马克思出生，战斗，死亡”。

青年马克思在大学所接受的是法学和哲学方面的教育。毕业后谋求大学讲师职位未果，进入了当时以激进闻名的《莱茵报》编辑部。在这段时间，他写了大量冷峻讥诮的论战性文章，抨击普鲁士当局的书报检查制度以及当时喧嚣一时的林木盗窃法。正是在这种走向现实的进程里，发生了他一生中无数理论困境中的第一次重大危机。这就是，青年马克思困惑地发现，从大学课堂里留来的理性之水以及在书本里所呈现出来的人的主体尊严，在现实生活中居然荡然无存，因为它在人们熊熊的物欲之火中瞬间蒸发了（这就像今天中国的每一个大学毕业生，他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课堂刚刚听来的崇高理念和道德教化，在走进劳动力交易市场的大厅时，立即就烟消云散了）。人们太容易被眼前的现实物质利益所迷惑（青年马克思此时斥之为“下流的唯物主义”），因此青年马克思要问：现实生活中，粗俗的物质利益为什么总是占上风？而穷人上山捡枯枝烂叶这种本来还算人道的东西为什么要在立法上成为盗窃？这种所有制与法是不是合乎历史理性？更为本质的是，尚没有上台的德意志的布尔乔亚们并没有打算破除的这种所有制与法本身所固有的理性困境。青年马克思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的法学观念和哲学立场。

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观念中，曾经有过一个从康德、费希特能动的理想主义向黑格尔客观现实逻辑的转换，但是，他所承袭的黑格尔已经是从黑格尔体系内部胎生出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即高举着资产阶级“人”（自我意识）的旗帜，以激进的布尔乔亚民主主义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的革命性观念。这种哲学的实质，正是剥离了黑格尔哲学那种吞食人类主体（个体）能动性的抽象逻辑总体，凸现出表征人类个性的自我意识，以创造德意志资产阶级思想解放所需要的理性前提。这种高扬人类主体性的意向，正是青年马克思在这场国家与法的初次交锋

中赖以无畏战斗的精神旗帜。但以他一介编辑，又怎是国家与法的对手？更严峻的现实打击是，1843年3月，普鲁士当局查封《莱茵报》，刚刚当上主编的青年马克思失业了。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这将是自己一生的失业。稍有慰藉的是，这一年，他终于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为秦晋之好，并移居克罗茨纳赫。是时，从现实挫折中转回书房的青年马克思一面广泛地研究各种现实历史政治著作，写下五个笔记本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一面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此时，青年马克思第一次转到了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上，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斗士。

退出《莱茵报》不久，青年马克思着手与卢格主编《德法年鉴》。青年马克思写信给费尔巴哈，约请他为《德法年鉴》撰稿，但遭婉拒。由于业务关系，马克思1844年移居巴黎，开始研究赫斯和青年恩格斯已经先期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做了大量的摘录，留下了厚厚的十本《巴黎笔记》，极负盛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在其中。从马克思这时的摘录和对经济学的评述来看，他的总体的摄入视角是**政治立场评判**，而并非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本身。这就使得青年马克思在这种选择性的阅读意向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一些重要的东西。首先，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以非直观的市场关系和事实为科学研究出发点的社会唯物主义前提。其次，是古典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富有革命批判逻辑的劳动价值论，这种逻辑批判性正是最有可能通向**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但是由于青年马克思此时的这种理论近视，使他在此时第一次面对经济学的“科学研究”（这是马克思在以后对李嘉图研究的称谓）的时候，只是简单地颠倒过来理解并否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即以**人性的尺度**来坚决地反对和否定私有制。这不过是他在博士论文中的那种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另一种人学变形而已。青年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境况决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后果，那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以人本主义的**哲学**来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呈现出来的主导理论逻辑意向。

青年马克思的这种理论努力，与同时代的赫斯和费尔巴哈

的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相比，各领风骚。如果说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论中，人本学是神学的秘密，人的本质是上帝的秘密，而在赫斯的货币异化论中，人的真实类本质——交往关系是货币的本质，那么在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中，人本学则是国民经济学的秘密，社会的人是货币的秘密。但是这种激情有余科学不足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建构，在他们的同时代人麦克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年出版）的枪口之下，无可阻挡地逐渐分崩离析。“应该”（理性）与“是”（现实）的逻辑分裂给费尔巴哈他们提供了一个反对中世纪宗教钳制的理论武器，但同时他们也树立起了另一个宗教：人的宗教。施蒂纳认为，人本主义对“人”的至高无上的推崇与中世纪对“上帝”的推崇毫无二致。在施蒂纳的理论冲击之下，马克思开始有意识地颠覆自己的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的哲学逻辑，并把理论重心真正转移到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上。自此之后，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次比一次更富有成效，而他的许多著作都可以说是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段时期最重要的理论突破点是在1845年春天写就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这个时候，由于马克思与巴黎的各种工人秘密组织过从甚密，已经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马克思就像一匹骏马，一息尚存，奔跑不已。在布鲁塞尔的这段时间，他写下了七册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布鲁塞尔笔记》。

1845年4月5日以后，恩格斯迁往布鲁塞尔马克思处，马克思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新世界观构想。是年七八月份，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伦敦和曼彻斯特旅行，以便研究英国的经济学文献，同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以及英国的工人运动。作为结果，马克思写下了九本《曼彻斯特笔记》。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上的人本主义的冲击以及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之下要求对劳动者利益的关注深深打动了马克思。他们所关心的是：劳动既然创造价值，是财富的源泉，为什么工人（劳动者）却一贫如洗？而且，财富增加了，人就一定幸福了吗？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之下，物质丰富的现实社会为什么却是罪恶累累？他们的结论是，不是劳动价值论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制度出了问题。可以想像，当马克思接触到这